

罗马教宗圣克莱孟一世 **S. Clemens I Pontifex Romanus** Ὁ Ἅγιος Κλήμης Πάπας Ῥώμης

除了上文提及的《回忆录》之外,“克莱孟丛集”(Clementina, Κλημέντινα)的另一版本为二十篇讲道

- *Homiliae viginti*. (CPG 1015.1, CPG 1015.2, CPG 1015.3, CPG 1015.4, GCS 42)

与仅存拉丁语翻译的《回忆录》不同,这些讲道的希腊语原文仍存。

在这些讲道之首的是三份文件:首先是一封伯多禄宗徒致主的兄弟雅各伯宗徒的书信(*Epistula Petri ad Iacobum*);其次是收到这封书信之后雅各伯宗徒和众人的证言(*Contestatio*);再次是克莱孟致雅各伯宗徒的书信(*Epistula Clementis ad Iacobum*)的希腊语原文,但与上文提到的拉丁语翻译相比,仅存前半部分。

二十篇讲道的内容与前文介绍的回忆录相近,但文学性较差。该作大致讲述了克莱孟早年生活的故事,此外还包括了伯多禄宗徒的言论和他与术士西满(Simon Magus, 见宗徒大事录8:9-24)的斗争。

对于《回忆录》和二十篇讲道的写作时间并无统一意见,一般认为应作于二世纪至四世纪。两版本虽然形式不同,但讲述的内容差别并不大,故应当共同来源于一被称为“伯多禄的教导”(Kerygma Petri)的二世纪文本。此文本也被三世纪的作家亚历山大的克莱孟(Clemens Alexandrinus, Κλήμης ὁ Ἀλεξανδρεὺς)多次引用。

克莱孟丛集对于犹太人与外邦人的法律有许多讨论。克莱孟丛集认为犹太人应该继续遵循梅瑟的律法,而外邦人则应当遵循耶稣的教导;但是不仅如此,此作甚至认为犹太人不需要通过耶稣以得救,而外邦人则完全不需要梅瑟的律法。

克莱孟丛集对于旧约中的众先知极为推重,尤其是亚当(Adam)、哈诺客(Henoch)、诺厄(Noe)、亚巴郎(Abraham)、依撒格(Isaac)、雅各伯(Jacob)、梅瑟(Moyses)这七位。在讲道词中,他们被称为“是世界的七柱”(PG 2, 415: mundi fuerunt septem columina, PG 2, 416: ἐπτά στύλους ὑπάρχοντας κόσμῳ),都是早已存在的耶稣的肉身。但是只有最后一位先知,也就是耶稣本人,才是真正的默西亚。有些其他的先知则不那么受推崇,比如施洗若翰便被认为是术士西满的老师。

克莱孟丛集对于宇宙也有很多描述。除了与《创世纪》相近的宇宙起源的描述,克莱孟丛集文献还与奥力振(Origenes, Ὀριγένης)一样,认为太阳和月亮是地球上即将发生的事件的征兆。此外,亚巴郎被认为是一位向埃及国王传授占星术的占星家。在《回忆录》中也记录了其他传统中宇宙起源的描述。其中之一据说来自于希腊传说中的俄耳甫斯(Orpheus, Ὀρφεύς),两次分别由克莱孟和一位异教徒Niceta描述:宇宙本是一片混沌,渐渐地凝固成一个蛋,随后一个雌雄同体的人破壳而出,名叫Phanetas,同时产生了物质、智慧和运动,又由它们世界被创造。克莱孟认为这个传说这很荒谬,Niceta的描述则很严肃。

克莱孟丛集另有一摘要版本

- *Epitome de gestis S. Petri.* (CPG 1015.7)

在叙利亚教会传统中也有一以克莱孟一世命名的感恩祭祷词

- *Liturgia S. Clementis Romani.*

圣巴尔纳伯宗徒 **S. Barnabas Apostolus** Ὁ Ἅγιος Βαρναβᾶς Ὁ Ἀπόστολος

圣巴尔纳伯虽不是耶稣亲自选的十二位宗徒之一，因其与保禄传教的工作，自自路加圣史以来教会均称他宗徒。传统上他也被认为是耶稣的七十二门徒之一。他的事迹大多保存在《宗徒大事录》中，这里仅简短作一总结。

圣巴尔纳伯本名若瑟，是犹太肋未支派族人，生于塞浦路斯岛，“宗徒们称他为巴尔纳伯，意思是：安慰之子。他有一块田地，卖掉了把钱拿来，放在宗徒脚前”（宗徒大事录4:36-37）。保禄宗徒归化三年后前往耶路撒冷，但教会众人因为他的过去仍然害怕他。于是巴尔纳伯领他到宗徒那里，向他们讲述保禄归化的经历（宗徒大事录9:26-27）。之后耶路撒冷教会派巴尔纳伯作为代表考察该安条克教会情况，巴尔纳伯也在安条克作了许多贡献（宗徒大事录11:22-24）。因为安条克教会发展迅速，巴尔纳伯希望找一位帮手，他便找到了保禄，一起工作，门徒们也是在安条克初次得了“基督徒”的名称（宗徒大事录11:25-26）。犹太地区因歉收饥荒时，安条克教会按照各人的能力捐款救济该地的教会，由巴尔纳伯和保禄二人送去（宗徒大事录11:27）二人完成任务后离开耶路撒冷，与别名玛尔谷的若瑟一同回安条克（宗徒大事录12:25，根据哥罗森书4:10，玛尔谷是巴尔纳伯的表亲）。在安条克教会举行仪式时，众人得到圣神的指示，给巴尔纳伯和保禄覆手，二人与玛尔谷出发宣讲福音（宗徒大事录13:1）。他们上船到塞浦路斯岛，在犹太人的各会堂宣讲，劝化了罗马总督色尔爵保禄（宗徒大事录13:4-12）。二人又来到潘菲利亚（Pamphylia），在那里玛尔谷离开他们返回耶路撒冷（宗徒大事录13:13）。随后二人来到皮西迪亚（Pisidia）的安条克，在会堂里讲道。可是犹太人对他们采取敌视的态度，二人表示他们今后将向外人宣扬福音（宗徒大事录13:14-47）他们到了依科尼雍（Iconium，今称科尼亚），犹太人的领袖想用石头砸死他们（宗徒大事录14:1-5）。二人就到吕考尼亚（Lycaonia）的吕斯特辣（Lystra）和德尔贝（Derbe）二城宣讲福音（宗徒大事录14:6-7）。在吕斯特辣城有一个人，两腿残疾，是天生的跛子，保禄显神迹治愈他。众人以为他们是天神下凡，因保禄能言善辩，称他为赫尔墨斯神，因巴尔纳伯身体魁梧称他为宙斯神。民众坚决要向二人献祭，保禄和巴尔纳伯勉强阻拦（宗徒大事录14:8-18）。巴尔纳伯和保禄二人又到了德尔贝城宣扬福音，劝化了许多人，然后返回吕斯特辣，依科尼雍和安条克各城，设置长老（宗徒大事录14:21-23）。之后安条克教会对应否遵守割礼的问题发生了争执。有几个从犹太来的信友，认为外教人除了领受洗礼以外，还应受割礼。保禄和巴尔纳伯二人同他们展开激烈的争辩（宗徒大事录15:1-2）。教会特在耶路撒冷召开教务会议，讨论处理办法。在这次会议中，保禄和巴尔纳伯二人也报告了传教情况（宗徒大事录15:3-4）。会议最后表示保禄和巴尔纳伯作的处理方法是正确的，并宣布外邦人加入教会无须行割礼（宗徒大事录15:6-21）。耶路撒冷会议结束后，保禄和巴尔纳伯回到安条克。保禄要去各地视察教务，巴尔纳伯想带玛尔谷一同去。可因为玛尔谷在潘菲利亚离开了他

们，没有和他们一起工作，保禄认为带他同去是不适宜的。两人意见不一致，保禄就选息拉（Silas）为旅伴，启程上道，巴尔纳伯则带玛尔谷上船到塞浦路斯（宗徒大事录15:36-40）。

《宗徒大事录》之外，根据保禄《格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五、六两节，巴尔纳伯在公元56年或57年时，还在继续传教。可是保禄在罗马被囚时（公元61-63年），玛尔谷也到了罗马（哥罗森书4:10，费肋孟书1:24），因此此时巴尔纳伯可能已去世。根据教会传统，他成为了米兰的首任主教，在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Salamis）被石头砸死殉道，遗体由玛尔谷收殓。在托名罗马教宗克莱孟一世的《回忆录》里，巴尔纳伯曾在罗马传教。

巴尔纳伯被戴都良（Tertullianus）认为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此外也有托名于巴尔纳伯的福音与大事录。然而与他相关最为重要的作品是以他命名的书信。

- *Epistola Catholica S. Barnabas Apostolus* (CPG 1050, SC 172 (*Épître de Barnabé*))

三世纪的作家亚历山大的克莱孟和奥利振都认为这封信的作者是巴尔纳伯，引用它时与其他《新约》书信无异。四世纪的作家亚历山大的狄迪莫斯（Didymus Alexandrinus, Δίδυμος ὁ Ἀλεξανδρεὺς），Thmuis的主教谢拉皮翁（S. Serapion Thmuitanus Episcopus）和热罗尼莫（Hieronymus）也持同样的观点。欧瑟伯（Eusebius Pamphilius, Εὐσέβιος τοῦ Παμφίλου）则把这封书信与《希伯来书》、《犹达书》放在一起，认为来源可疑，不可列入《圣经》。在现存最古老的《圣经》抄本西奈抄本和Bryennios主教发现的耶路撒冷抄本中，《巴尔纳伯书》都列入《新约》之册。

在《巴尔纳伯书》的第十六章引用《依撒意亚》四十九章十七节写道：“他也这么说：看，*那些毁了这殿的人，将亲自重建*。这事来了。因为正是由于他们发动战争，这殿才被敌人拆毁；现在正是那些敌人的仆人将重建它。”（PG 2, 774: *Et tandem rursus ait: Ecce, qui destruxerunt templum hoc, ipsi illud ædificabunt*. Idque evenit. Nam quia bellum gesserunt, ab hostibus destructum est templum; nunc et ipsi hostium ministri reædificant illud. PG 2, 773: Πέρας γοῦν πάλινλέγει· Ἴδού, οἱ καθελόντες τὸν ναὸν τοῦτον αὐτοὶ αὐτὸν οἰκοδομήσουσι. Γίνεται· Διὰ γὰρ τὸ πολεμεῖν αὐτοὺς καθηρέθη ὑπὸ τῶν ἐχθρῶν· νῦν καὶ αὐτοὶ οἱ τῶν ἐχθρῶν ὑπηρέται ἀνοικοδομήσουσιν αὐτόν.）据此，大多数学者均推定此书应作于公元70年圣殿被毁到公元132年犹太人起义被镇压，重建圣殿彻底无望之间。然而具体的写作时间则众说纷纭，至少有公元70-79年，公元100年左右和公元130年三种意见。但无论具体何时，此书都是教会最早的文献之一。

《巴尔纳伯书》文中常常使用寓意解经的方法，与斐洛（Philo, Φίλων, 约前20年—50年）以来亚历山大犹太人和教会的传统相符。此外它也首先在亚历山大教会被广泛引用，故大多数学者推定此书应作于亚历山大。

《巴尔纳伯书》与《希伯来书》类似，虽然题为书信，实际更像一讨论犹太教与基督教关系和区别的论著。对于刚刚诞生的教会对自我的认识，这无疑是一重要问题。

全文共二十一章, 第一部分(一至十七章)讨论作者对《旧约》的理解。作者在第一章说明主的教训为三点:生命的希望是我们信德的起点和终点;义德是判断的起点和终点;喜悦中的爱德, 是义德行为的明证。“因为主藉先知宣告了过去的事;并使我们知道未来事物的开端。因此正如所说的, 我们应当更加端正深刻地亲近他的祭坛。我不是作为导师, 而是作为你们中的一员, 指出几点, 从而使你们在许多事上能更加喜乐。现在的日子是邪恶的, 敌对者掌握着这个时代的权势, 我们应当专心寻求主的公平判断。敬畏和忍耐是我们信德的协助者:容忍和节制与我们一起战斗。在主面前保持纯洁时, 智慧与聪明也与之同乐。”(PG 2, 729-730: Propalavit enim Dominus per prophetas, quæ præterierunt; et futurorum dedit nobis initia scire. Sicut ergo locutus est, honestius et altius accedere ad aram illius. Ego autem non tanquam doctor, sed unus ex vobis, demonstrabo pauca, per quæ in plurimis lætiores sitis. Cum sint ergo dies nequissimi, et contrarius habeat hujus sæculi potestatem, debemus attendentes inquirere æquitates Domini. Fidei ergo nostræ adjutores, timor et sustinentia: quæ autem nobiscum pugnant, patientia est et continentia. Hæc cum apud Dominum permanent casta, collætantur illis sapientia et intellectus.)。随后(二至三章)作者说明《旧约》中先知所要求的, 不是献祭或禁食等等, 而是悔罪的心、公义和怜悯:“祂以各先知向我们显明, 他不需要我们的献祭, 牺牲, 供奉”(PG 2, 729-730: Adaperuit enim nobis per omnes prophetas, quia non utitur nostris hostiis, neque victimis, neque oblationibus)。第四章作者说明《旧约》已经过去:“他们的约已经被打破;愿对耶稣的爱被铭刻在你们的心中, 在他信德的希望中。”(PG 2, 731-732: confractum est testamentum eorum; ut dilectio Jesu consignetur in præcordiis vestris, in spem fidei illius.)。而信友们应努力修身:“因此你们要思量邪恶道路的行为。你们不应当互相分离, 自以为称义而误导自己;而要聚集在一起, 寻求那为众人所爱而有益的。”(PG 2, 733-734: Ergo considerate opera malæ viæ. Non separatim debetis seducere vos tanquam justificati; sed in unum convenientes inquirete, quod communiter dilectis conveniat et prosit.)。 “让我们成为属神的人, 成为天主的完美殿:按照我们内所有的, 让我们去默思天主的敬畏, 并遵守祂的诫命。”(PG 2, 733-734: Simus spirituales, simus templum consummatum Deo: in quantum est in nobis, meditemur timorem Dei, et custodiamus mandata illius.)。并以以色列人为戒:“上主审判世界, 并不会区别对待人。每个人按照自己所行的得报:若是善人, 善报走在他前面;若是恶人, 恶报便跟随他。你们要谨慎, 以免我们这些被召的人, 安逸地沉睡于我们罪恶之中;而使邪恶者接受我们的权势, 起来把我们逐出主的国。你们知道这点, 尽管你们在以色列人民中看到如此多的记号与奇事, 天主还是遗弃了他们。因此让我们谨慎, 不要让经上写的, 被召的人多, 被选的人少(玛窦福音22:14), 在我们身上出现。”(PG 2, 733-734: Dominus non accepta persona judicat mundum. Unusquisque secundum quæ facit accipit: si fuerit bonus, bonitas eum antecedit; si nequam, merces nequitiae eum sequitur. Attendite, ne quando quiescentes jam vocati addormiamus in peccatis nostris; et nequam accipiens potestatem nostram, suscitetur et excludat a regno Domini. Adhuc et illud intelligite, cum videritis tanta signa et

monstra in populo Judæorum, et sic illos dereliquit Dominus. Attendamus ergo, ne forte, sicut scriptura est, *multi vocati, pauci electi*, inveniamur.)

第五章作者首先说明耶稣的工作与《旧约》之间的关系：“因此主忍受将自己的身体交于毁灭，使我们通过罪过的赦免被圣化，这是借着祂血的洒流。关于他所记载的，一方面涉及以色列人民，一方面也涉及我们。”(PG 2, 733-734: Propter hoc Dominus sustinuit tradere corpus suum in exterminium, ut remissione peccatorum sanctificemur, quod est sparsione sanguinis illius. Scriptum est enim de illo, quædam ad populum Judæorum, quædam ad nos.)“你们要明白，他是如何忍受这些，由人受了苦难。先知们从祂那里接受礼物而预言了祂的事。但祂自己，因为祂该带着肉体现身于人间，以使死亡归于虚空并彰显祂从死者中的复活，祂才忍受，使给列祖的应许实现；”(PG 2, 735-736: Quomodo ergo sustinuit, cum ab hominibus hoc pateretur, discite. Prophetæ ab ipso habentes donum, in illum prophetaverunt. Ille autem, ut vacuam faceret mortem, et de mortuis resurrectionem ostenderet, quia in carne oportebat eum apparere, sustinuit, ut promissum parentibus redderet;)。

随后作者以寓意方式解释《旧约》的经文。第六章作者描述耶稣：“他因我们罪过的赦免更新我们，使我们有了另一个形式，好像有孩童的灵魂，因为祂也以圣神改造了我们。”(PG 2, 742: Ubi igitur nos renovavit per remissionem peccatorum, effecit, ut aliam formam haberemus, animam nempe puerorum instar, utpote qui et spiritu nos reformavit. PG 2, 741: Ἐπεὶ οὖν ἀνακαινίσας ἡμᾶς ἐν τῇ ἀφέσει τῶν ἁμαρτιῶν, ἐποίησεν ἡμᾶς ἄλλον τύπον, ὡς παιδίων ἔχειν τὴν ψυχὴν, ὡς ἂν καὶ πνεύματι ἀναπλασσόμενος αὐτὸς ἡμᾶς.) 这正是《创世记》中“让我们照我们的肖像，按我们的模样造人，叫他管理海中的鱼，天空的鸟，以及地上的走兽(1:26)”和“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1:28)”两句话的含义。《出谷纪》中“你们应进入流乳流蜜的福地，把它建成你们的领土(33:3)”所应许的是基督徒：“看，因此我们已被改造了”(PG 2, 742: Ecce igitur, nos denuo formati sumus; PG 2, 741: Ἰδοὺ οὖν ἡμεῖς ἀναπεπλάσμεθα,)，“所以我们就是祂领入福地的人。”(PG 2, 742: Itaque nos sumus, quos introduxit in terram bonam. PG 2, 741: Οὐκοῦν ἡμεῖς ἐσμεν, οὓς εἰσήγαγεν εἰς τὴν γῆν ἀγαθὴν.)“因此当我们完全时，我们就成为上主之约的继承者。”(PG 2, 743: Cum et ipsi adeo perfecti erimus, ut hæredes simus testamenti Domini. PG 2, 744: Ὅταν καὶ αὐτοὶ τελειωθῶμεν κληρονόμοι τῆς διαθήκης Κυρίου γενέσθαι.) 第七章和第八章，作者分别解释赎罪节(《肋未纪》16:29-34)和由红母牛制取洁水(《户籍纪》19:1-10)的礼仪，将其理解为耶稣受难的预表。第九章至第十章，则提供割礼和梅瑟有关饮食律法的解释。作者继承了斐洛解经的传统，将这些礼仪性法律转化为道德的勉励。在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作者说明基督教独有的洗礼和十字架在《旧约》中的预表，并且指出若苏厄这个希伯来名字在希腊语中就是耶稣(Ἰησοῦς)，因此《旧约》农的儿子若苏厄(Josue)，便是耶稣的预表。在之后会提到的哲学家殉道者犹思定(Justinus Philosophus et Martyr Ἰουστίνος ὁ Φιλόσοφος καὶ ὁ Μάρτυς)的作品中，这些解释都被继承。

第十三章开始，作者更明确地对比新旧二约，说明天主真正的约是与基督徒而非与犹太人建立的。作者以黎贝加(Rebecca)生孪生子厄撒乌(Esau)和雅各伯(Jacobus)(《创世纪》25:19-34)，厄撒乌却失去长子名分，以及雅各伯为默纳协(Manasses)和厄弗辣因(Ephraim)祝福，却优先于次子厄弗辣因(《创世纪》48:8-19)为例，说明在前的反而在后，在后的反而在前，后来者才是立约的真正继承人；亚巴郎是在未受割礼时得称为义的(《创世纪》15:6)(十三章)。犹太人失去了他们的地位，是因为违背了梅瑟在主手中所领受的诫命，梅瑟将上主立约的石版摔碎，表明以色列人不配承受子民的身份；基督徒得以成为天主的子民，则是因为主将自己的生命献上，为基督徒受苦(十四章)。《旧约》安息日的规定也不再有效，取而代之的是基督教的“第八天”(octava dies)，即耶稣复活的日子这新世界的开始(十五章)。圣殿也被取代，新约的子民既是天主居住的所在(十六章)：“因此在我们的居所中，神真实地住在我们中。”(PG 2, 774-775: Ideo in nobis, in domicilio nostro, vere Deus habitat. PG 2, 773, 776: Διὸ ἐν τῷ κατοικητηρίῳ ἡμῶν ἀληθῶς ὁ Θεὸς κατοικεῖ ἐν ἡμῖν.)。第十七章总结全文的第一部分，作者说明一切都已经没有隐藏的清楚的写下了。老的拉丁语译本就在这一章结束，并加上：“你们已有基督的尊荣，万物如何在他内并因他而成，愿荣耀，权能，光荣都归给他，现在直到世代。”(PG 2, 775-776: Habes interim de maiestate Christi, quomodo omnia in illum, et per illum, facta sunt: cui sit honor, virtus, gloria, nunc et in saecula saeculorum.)

希腊语的文本则开始了第二部分：“让我们转向另一认知与教导。”(PG 2, 775: Transeamus autem et ad alteram cognitionem atque doctrinam. PG 2, 776: Μεταβῶμεν δὲ καὶ ἐπὶ ἑτέραν γνῶσιν καὶ διδασχίν.)。第十八至第二十章，作者讨论光明与黑暗这两条路：“有两条教导与权柄的道路：一是光明之路，一是黑暗之路。”(PG 2, 775: Duæ sunt viæ doctrinæ ac potestatis: una lucis, altera tenebrarum. PG 2, 776: Ὁδοὶ δύο εἰσὶ διδασχῆς καὶ ἐξουσίας, ἥ τε τοῦ φωτὸς, ἥ τε τοῦ σκότους.)这“二路”的教导与前文提到的《十二宗徒训悔录》(*Doctrina XII apostolorum, Didache*)一样。现在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它们均来自一份更原始的资料，或许与当时的犹太教传统有关。光明之路既是敬爱天主，心地纯洁，不可拜偶像，要爱邻人，不可杀人、奸淫、贪心，不忘最后的审判，慷慨施舍等等。作者最后在第二十一章总结“二路”的教导，勉励读者不只学习，也要实践。作者相信终有一天，一切事物连同邪恶都要消灭，主基督会带来最终的赏赐。

圣玛弟亚宗徒S. Mathias Apostolus

根据教会传统，玛弟亚也是耶稣七十二位门徒之一。《宗徒大事录》第一章记载玛弟亚在耶稣传教的三年内，从约旦河的圣洗至升天止，始终追随左右(1:21-22)。耶稣升天后，宗徒们选举一人填补犹达斯的空缺，大家推出两位候选人，最后玛弟亚当选，列入十二位宗徒之中(1:23-26)。在五旬节圣神降临时，玛弟亚也一同领受了圣神。根据教会传统，玛弟在卡帕多细亚(Cappadocia)和里海沿岸地区传教，在现在格鲁吉亚的Gonio被钉十字架殉道。但也有传统认为他在耶路撒冷被斩首或者因石刑殉道。

玛弟亚没有作品传世，但是在亚历山大的克莱孟《杂记》(*Stromata*)一书中，有两处引用了他的教导。

圣巴尔多禄茂宗徒 **S. Bartholomæus Apostolus**

圣巴尔多禄茂是十二位宗徒之一，出生犹太地区的加利肋亚，在《若望福音》里称作纳塔乃耳。若望福音第一章记载，另一位宗徒斐理伯遇到纳塔乃耳，对他说：“梅瑟在《法律》上所记载和先知们所预报的，我们找着了，就是若瑟的儿子，出身于纳匝肋的耶稣。”(1:45)纳塔乃耳怀疑道：“从纳匝肋还能出什么好事吗？”斐理伯说：“你来看一看罢！”(1:46)耶稣看见纳塔乃耳走向他那边来，就指着他说：“看，这确是一个以色列人，在他内毫无诡诈。”(1:47)纳塔乃耳给他说：“你从哪里认识我呢？”耶稣回答说：“斐理伯叫你以前，当你还在无花果树下时，我就看见了你。”(1:48)纳塔乃耳回答说：“辣彼！你是天主子，你是以色列的君王。”(1:49)

根据教会传统，圣神降临后，巴尔多禄茂赴印度传教。四世纪的作家欧瑟伯记载，二世纪的哲学家潘泰诺斯(Pantænus, Πάνταινος)到印度传教，发现那里有一基督教群体。他们拿出一本巴尔多禄茂宗徒带去的福音给他看，正是希伯来文的玛窦福音。

巴尔多禄茂后又与犹达宗徒一同到亚美尼亚传教，并在当地殉道。根据亚美尼亚教会的传统，犹达与巴尔多禄茂二宗徒分别为第一与第二任亚美尼亚大公宗主教(Catholicus-Patriarcha)。

巴尔多禄茂也没有作品传世，在后文会提到的亚略巴古的狄约尼削(S. Dionysius Areopagitæ, Διονύσιος ὁ Ἀρεοπαγίτης)《论神秘神学》(*De mystica theologia*)一书中，有一处引用了他的教导。

教宗克雷 **Anacletus, papa**

克雷(Cletus)，又译格肋多。根据依勒内(Ireneus, Εἰρηναῖος)，克雷是阿纳克雷(Anacletus, Ἀνάκλητος)的简称，他是伯多禄、理诺之后的第三位教宗，克莱孟一世的前任。根据教会传统，他原是伯多禄和保禄的门徒，在公元80年左右继任教宗，在图密善皇帝(Domitianus)的公元92年左右殉道。他的名字也被列入罗马弥撒感恩祭第一式中纪念。

现在有两封书信归于教宗克雷名下。

圣赫尔玛 **Sanctus Hermas**

赫尔玛又译黑马。前文提到，在公元170到200年前后撰写的《慕辣托黎残篇》(Fragmentum Muratorianum)列出了一《新约》正典的目录。残篇的最后写道：“至于牧者，是最近在我们这个时代，赫尔玛在罗马城写的，那时他的兄弟庇护正坐在罗马城教会的主教之座上。”(PL 3, 189-191: Pastorem vero nuperrime temporibus nostris in urbe Roma Herma conscripsit, sedente cathedra urbis Romæ Ecclesiæ Pio episcopo fratre ejus.)如此则这位赫尔玛不是奥利振如认为的保禄在《罗马书》中间候的赫尔玛(16:14)，也非克莱孟一世的同代人。

庇护一世为罗马第十任教宗，大约在公元140年至154年在位。赫尔玛在自己的著作里留下了自己身世的记录。他们生于一个希腊的基督教家庭中。赫尔玛青年时被掳到罗马，被卖

给一位叫做Rhoda (Ῥόδη) 女士作奴隶。这位女士也是信友，不久就解放了赫尔玛为自由民 (libertus)。赫尔玛后来在罗马结婚生子，经营产业。他积攒了一些财产，但据他自述他在经营中并不诚实，与妻子和子女关系也不睦。在一教难中，他的子女控诉自己的父母，赫尔玛虽然并不改信仰，也未受到过多迫害，但失去了大多数家产。他却成了一个热心的教徒。

赫尔玛随后自述自己遇到了各式的人物，他们都给他阐明补赎悔改的重要和效果。最后遇到的是一位牧人 (Pastor)，他向赫尔玛说明自己是补赎悔改的天使，吩咐他向教友宣传，并且预报那些接受他劝告的人，将获得罪的赦免。赫尔玛奉命行事，不久就看见他的子女悔改。而这位天使则成为赫尔玛家庭的守护天使。

赫尔玛宣传补赎悔改，既是因为在苦难后对自己罪过的认识，也是因为当时信友与神职人员的堕落。他将自己看到的异象和经历记录下来，这便是《赫尔玛牧人书》。

- *Sancti Hermæ Pastor*. (CPG 1052, SC 53 (*Hermas, le Pasteur*), GCS 48)

本书在二三世纪的教会中备受重视。亚历山大的克莱孟是首位提及此书的人，并曾多次引用此书，视之为是基于启示而来的正典。奥利振虽较有保留，也曾三次引用，认为其具有权威。根据欧瑟伯的记载，依勒内 (Ireneus, Εἰρηναῖος) 也视此书为正典，但现在他的传世作品中并无引用。最古老的《圣经》抄本西奈抄本则将《赫尔玛牧人书》列于《巴尔纳伯书》之后，作为《新约》的最后两卷。而欧瑟伯虽认为此书有一些权威，在教导上很有帮助，但不接受此书为正典。《慕辣托黎残篇》则写道：“因此这书应当被阅读，但却不应在教会中向众人公开宣读，它直至末世既不能列于先知，也不能列于宗徒著作的完备之数中。” (PL 3, 191-192: Et ideo legi eum quidem oportet, se publicare vero in Ecclesia populo, neque inter Prophetas completum numero, neque inter Apostolos, in finem temporum potest.) 戴都良曾一度接受此书为正典，但在加入了蒙丹派之后，认为此书对悔改的看法过于宽松，予以驳斥。亚历山大的总主教亚大纳削 (Athanasius Archiepiscopus Alexandrinus, Ἀθανάσιος Ἀρχιεπίσκοπος Ἀλεξανδρείας) 也都说肯定此书，但拒绝列之于《圣经》。热罗尼莫 (Hieronymus) 则不认同此书。教宗哲拉旭 (Gelasius) 一世的法令 (*Decretum Gelasianum*) 中，也不认可此书。

《赫尔玛牧人书》的希腊语原文已经有所遗失，所幸在五世纪的拉丁语译本仍完整保存了全文。基督教会之外，此书在摩尼教中亦有传阅。在中国吐鲁番即出土了此书摩尼教的中古波斯语译本片段。

虽然有赫尔玛的自叙和《慕辣托黎残篇》的记录，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此书应作于更早的时间。因为各部分用词的有所不同，神学观念的不完全统一，也有学者认为此书是经过不同时间，由不同作者所写，最后由一位作为编辑将之结集成书。

《赫尔玛牧人书》全文可分明确分为三部分：五则异象 (visiones)，十二则诫命 (mandata)，十则比喻 (similitudines)。

五则异象是全文的引言。赫尔玛在自述了身世之后表达了对以前主人Rhoda的钦慕之情：“多年之后我再次认出了她；并且我开始爱她如同姐妹。” (PG 2, 891-892: Post multos

autem annos hanc visam ego recognovi; et coepi eam diligere ut sororem.), 然而Rhoda在异象中认为他不该有不洁之念, 并应该悔改。随后便是第一则异象, 赫尔玛看见一个老年女子, 银发如雪, 坐在一把椅子, 斥责赫尔玛忽于纠正子女的错误, 他们家庭应该悔过。第二则异象中是同一个女子, 但稍显年轻, 她批评赫尔玛的过失, 但说明明犯罪的基督徒, 若有一定的时限之内悔改则可得赦免, 不然便会失去救恩。第三则异象中同一个女子变得更加年轻漂亮的女子, 向赫尔玛指着七位象征天使的青年, 他们在水中兴建一座高塔, 她说明这座在建的塔就是教会, 是那些维持着圣洗圣宠, 由生者死者构成的团体, 那些弃而不用石头, 就是罪人, 但他们若经过补赎的打磨, 也可被砌入塔身。最后, 一个老年男子为赫尔玛解释那同一女子不同的模样: 第一个象征因罪恶牺牲的教会, 第二个象征在希望中补赎着的教会, 第三个象征那些虽无大过但尚未入圣域的义人教会。第四则异象中赫尔玛看见一只巨兽将要吞下他, 它的头有四种颜色(黑、火与血的颜色、金、白), 代表将临的迫害, 只有忠心的人才能胜过。随后赫尔玛又看见一个将结婚的少, 这是洗净后罪过后末世教会的象征, 她叙述了那些为进入圣城的人们要经历的磨难。最后在第五则异象中, 赫尔玛遇见了一位牧人, 他是叫人悔改的天使, 并将为赫尔玛展示并解释接下来的诫命和比喻。

诫命共有十二则, 也是为罪人的补赎: 信奉唯一天主, 单纯和无罪, 不说谎, 不行淫, 忍耐, 听从公义天使的指导和拒绝魔鬼的诱惑, 敬畏主而不畏魔鬼, 戒恶行善, 向天主祈求不迟疑, 避免忧伤, 甄别假先知, 与贪欲斗争。第六则诫命中作者说: “有两位天使与人同在: 一位是公义的, 一位是邪恶的。”(PG 2, 927: Duo sunt genii cum homine; unus æquitatis, et unus iniquitatis. PG 2, 928: Δύο εἰσὶν ἄγγελοι μετὰ τοῦ ἀνθρώπου, εἷς τῆς δικαιοσύνης, καὶ εἷς τῆς πονηρίας.) 这也成了后世文化中人肩膀上的天使和魔鬼争斗的来源。

十则比喻也为了异象和诫命的教导。第一则比喻为两个城市, 作者说明基督徒的真正家乡是天堂, 不应当留恋于世物; 天主所赐的财物, 是委托用以救济贫乏的。第二则比喻为葡萄和榆树, 葡萄依赖榆树生长, 以它的果实点缀榆树; 同样穷人依赖富人生活, 以他的祈祷助救富人的灵魂。第三则比喻是冬天的活树和死树, 它们在当时是分不清的; 同样在这个世界上, 义人和罪人是分不清的。但是第四则比喻便是夏天的活树和死树, 此时看它们的叶和果, 便知区别; 义人与罪人, 在世界末时也是这样的。第五则比喻是葡萄园的工人在主人离开后清理园中的杂草, 正如天主圣神除去天主子民中的过犯。第六则比喻是一个牧人和他的羊群, 这群羊生活快乐, 许多羊甚至欢快跳跃, 那些没有跳跃的又被交到另一牧人手中, 受到鞭打并被荆棘缠绕; 第一个牧人正是魔鬼, 他在满足世人的欲望, 欢快跳跃的羊象征已经完全远离天主的人, 而那些没有跳跃的羊象征仍可得救的人, 但他们被交给负责悔改的天使, 需已苦行补赎罪的。第七则比喻继续前文, 天使向赫尔玛说明他也需受磨难, 但终会过去。第八则比喻是在一株大柳树下, 集聚着一切基督徒, 这象征天主的法律将颁给整个世界; 一位天使砍下树枝, 先分给人们, 后又向他们讨还, 归还的枝头的姿态正标志着他们心的情况; 这位天使正是弥额尔(Michael), 十三种不同的基督徒中, 只有三种能进入光荣的教会: “凡与魔鬼争战并胜过他的, 那些人得了冠冕。他们就是为遵守律法而忍受不公的人。那些交出青绿的枝条, 有嫩叶而无果实的人, 他们也因同样的律法承受了困苦, 却没有遭受死亡; 但他们也没有否认神圣的律法。而那些把所领受的青绿枝条原样交还的人, 是温和而公义的, 他们以极其纯洁的心生活, 并遵守了天主的诫命。”(PG 2, 973-974:

Quicumque luctati cum diabolo vicerunt eum, illi sunt coronati. Illi autem sunt, qui ut servarent legem, perpessi sunt iniqua. Illi vero, qui virides virgas pampinosque sine fructu habentes tradiderunt, propter eandem quidem legem vexationem sustinuerunt, non obierunt autem mortem; sed nec abnegaverunt sanctam legem. Hi vero, qui virides, sicut acceperant, tradiderunt; modesti sunt atque just, et qui valde pura mente vixerunt et custodierunt mandata Dei.) 其余的基督徒为获得拯救, 都应照牧者的指示做补赎。第九则比喻重提第三则异象中的塔, 赫尔玛从旁参观塔的建筑, 并得到了解释: Arcadia的平原周围有十二座大山(象征整个世界), 中间有一块古老的白色岩石(象征圣子), 中有一新门(圣子降生于世), 四周站着十二个贞女(象征各种德行), 青年们(象征天使)在岩石上建筑宝塔(象征教会), 他们所用的石块(象征教友)或是从水来的(圣洗), 或是从十二座大山上来的, 这些石块都要通过那扇门; 这些石块要被检查, 不合格的很多的石块被抛了出来, 交给牧者, 由他用补赎来予以打磨, 多数的石头重被砌入; 那些剩下不被使用的, 由十二个漂亮的穿黑袍的女子(象征十二种罪恶)带走, 这些是不能得救的教友。第十则比喻继续前文, 天使劝赫尔玛用悔改洗涤他家庭, 并在塔的停工期时, 呼吁众人多行补赎, 因为塔建成之后(象征世界末日)便为时已晚。

Anonymi

在二世纪时另有一匿名著作《十二族长遗训》(Testamenta XII Patriarcharum, Διαθήκαι τῶν 12 Πατριάρχων)。该著作由《旧约》中雅各伯的十二个儿子, 即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族长各自去世前的自述构成, 以他们各自的经历劝诫后世, 避免他们遇到的过犯和罪恶。

十三世纪时英格兰林肯(Lincoln)的主教Robert Grosseteste将这一作品由希腊语译为拉丁语。因为其中有许多关于默西亚的预言, 与《新约》中的描述颇为相符, 该著作一度在西方流行, 被认为确实是十二族长所传。现在也并不清楚《十二族长遗训》是犹太教徒所作或是基督徒由一较早的犹太著作改写, 也不清楚其原文是希伯来语还是希腊语。但是除了希腊语的全文外, 一些希伯来语的残篇也被发现。

《十二族长遗训》在奥利振的作品中被提及。该作的一个版本也被列入亚美尼亚教会一些版本的《圣经》篇目之中。

Anonymi

在一世纪时, 基督教会尚在雏形, 在整个罗马帝国中不受关注。然而到了二世纪, 基督教发展迅速, 渐渐被罗马政府和社会人士注意。因为基督教教义和礼仪与当时主流的希腊罗马文化区别显著, 教会常被误解诽谤并冠以罪名, 比如乱伦的关系(以兄弟姊妹相称)、吃人肉(圣餐)、献祭婴儿, 又因为基督徒拒绝敬拜其他神, 包括皇帝, 也不供奉偶像, 也常被认为是无神论者。面对这些指控, 在二世纪时, 基督徒中产生了一批护教士, 《致狄奥聂书》就是最早的护教作品之一。

- *Epistola ad Diognetum*. (CPG 1112, SC 33&33bis (*À Diognète*))

有别于其他教父的著作，这是针对教外人读者的护教著作。收信人可能是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的老师哲学家狄奥聂。也许因此这封书信修辞技巧极高，被认为是教父著作中的一颗明珠。

尽管如此这封书信在古代却不为人知，也无从猜测作者身份。作者只自称“我作为宗徒的学生，外邦人的老师”(PG 2, 1183: *sed cum apostolorum fuerim discipulus, fio gentium doctor*; PG 2, 1184: *ἀλλὰ ἀποστόλων γενόμενος μαθητῆς, γίνομαι διδάσκαλος ἐθνῶν*)。全文只有一份希腊语抄本流传，与殉道者犹思定的著作同在一卷。在1436年此抄本被发现于君士坦丁堡的鱼市用来包裹的卷纸中，后来保存于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1592年，著名出版家Henricus Stephanus(法语Henri Estienne)将这一著作印刷出版，并归于犹思定。然而这一著作虽然思想上与犹思定的著作有相似之处，文笔却更有技巧。这一命途多舛的抄本在1870年普法战争的一次大火中被毁，所幸在此之前已有多份基于这抄本的誊写本保存。

《致狄奥聂书》共十二章，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前十章，作者答复了狄奥聂的几个问题(第一章):“他们信奉哪一位神，奉行何种宗教，为何所有人都轻视这个世界，并且藐视死亡;他们既不把希腊人所认为的神当作神，也不遵守犹太人的迷信;他们彼此之间那种爱究竟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这种新的群体或制度直到如今才开始流行，而不是更早出现。”(PG 2, 1167: *in quo Deo fiduciam collocantes, et quam religionem colentes, et mundum ipsum aspernentur omnes, et mortem contemnant; ac neque eos qui a Græcis dii existimantur, pro diis habeant; neque Judæorum superstitionem observent, et quis sit ille amor quo se mutuo prosequuntur, et cur novum hoc genus aut institutum in consuetudinem venire nunc cæperit, ac non prius*; PG 2, 1168: *τίни τε Θεῷ πεποιθότες, καὶ πῶς θρησκεύοντες, αὐτόν τε κόσμον ὑπερορῶσι πάντες, καὶ θανάτου καταφρονοῦσι· καὶ οὔτε τοὺς νομιζομένους ὑπὸ τῶν Ἑλλήνων θεοὺς λογίζονται, οὔτε τὴν Ἰουδαίων δεισιδαιμονίαν φυλάσσουσι· καὶ τίνα τὴν φιλοστοργίαν ἔχουσι πρὸς ἀλλήλους· καὶ τί δὴ ποτε καινὸν τοῦτο γένος ἢ ἐπιτήδευμα εἰσῆλθεν εἰς τὸν βίον νῦν, καὶ οὐ πρότερον*·)

作者首先(第二至四章)回答基督教与希腊宗教和犹太教之间的差异。基督徒不会敬拜那些用石头或金属经人手所做的偶像，这些没有感觉、需要人保护的偶像，是不值得敬拜的，这是对于天主的污辱。至于犹太人：“因为希腊人向无知觉无听觉的塑像献祭，显出他们无知的证据；这些人好像天主需要一样的以为在奉献，似乎是以为他缺乏这些物品，更应视之为愚昧而非敬拜。”(PG 2, 1171: *Nam quæ Græci sensus expertibus et surdis offerentes, dementiæ dant argumentum; hi dum se Deo præbere ea cogitant, tanquam iis indigenti, stultitiam potius quam cultum divinum merito existiment (id quod faciunt.)* PG 2, 1172: *Ἄ γὰρ τοῖς ἀναισθήτοις καὶ κωφοῖς προσφέροντες οἱ Ἕλληνες ἀφροσύνης δεῖγμα παρέχουσι, ταῦθ' οὗτοι καθάπερ προσδεομένῳ τῷ Θεῷ λογιζόμενοι παρέχειν, μωρίαν εἰκὸς μᾶλλον ἡγοῖντ' ἢ, οὐ θεοσέβειαν*·)他们遵守安息日和各种禁戒的条例，然而天主创造的每件事物都是好的，为何只守某些日子，吃某些食物？

然后是基督徒对世界的看法(第五至六章):“他们在肉身中,却不按肉身而活。他们在地上度日,他们的公民身份却在天上。他们遵守制定的法律,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却胜于法律。他们爱众人,众人却迫害他们。他们被人忽视,并被定罪;他们被人杀死,却获得了生命。他们是乞丐,却使许多人富足。他们缺乏一切,却在一切事上富足。他们受人凌辱,但在凌辱中却受到荣耀。他们受人侮辱,但在侮辱中光荣。他们受人毁谤,却被称为义。他们受人咒骂,却祝福他人。他们受人欺凌,却尊敬他人。他们行善,却像恶人受到刑罚:他们受刑时欢喜,好像得到再生。他们被犹太人看作外邦人而攻击,被希腊人迫害;恨他们的人却说不出仇恨的原因。”(PG 2, 1174-1175: *In carne sunt; sed non secundum carnem vivunt. In terra degunt; sed in cœlo politiam suam habent. Obsequuntur legibus quæ sancitæ sunt, et suo vitæ genere leges superant. Amant omnes, et omnes illos persequuntur. Ignorantur et condemnantur; morte afficiuntur et vivificantur. Mendici sunt, et multos ditant. Rebus omnibus indigent, et omnia illis redundant. Dedecorantur, et inter dedecora gloria afficiuntur. Eorum fama laceratur, et justitiæ eorum testimonium perhibetur. Maledictis ac conviciis incessuntur, et bonis verbis prosequuntur. Injuria afficiuntur, et honore prosequuntur. Cum se gerant ut probos decet, tanquam improbi puniuntur: dum puniuntur, gaudent tanquam vivificentur. Adversus eos, tanquam alienigenas, Judæi bellum gerunt, et Græci eos persequuntur; et osiores eorum causam inimicitiarum dicere nequeunt.* PG 2, 1173, 1176: *Ἐν σαρκὶ τυγχάνουσιν, ἀλλ' οὐ κατὰ σάρκα ζῶσιν. Ἐπὶ γῆς διατρίβουσιν, ἀλλ' ἐν οὐρανῷ πολιτεύονται. Πείθονται τοῖς ὠρισμένοις νόμοις, καὶ τοῖς ἰδίοις βίοις νικῶσι τοὺς νόμους. Ἀγαπῶσι πάντας, καὶ ὑπὸ πάντων διώκονται. Ἀγνοοῦνται, καὶ κατακρίνονται. Θανατοῦνται, καὶ ζωοποιοῦνται· πτωχεύουσι, καὶ πλουτίζουσι πολλοὺς. Πάντων ὑστεροῦνται, καὶ ἐν πᾶσι περισσεύουσιν. Ἀτιμοῦνται, καὶ ἐν ταῖς ἀτιμίαις δοξάζονται· βλασφημοῦνται, καὶ δικαιοῦνται· λοιδοροῦνται, καὶ εὐλογοῦσιν· ὑβρίζονται, καὶ τιμῶσιν. Ἀγαθοποιοῦντες, ὡς κακοὶ κολάζονται· κοιλαζόμενοι χαίρουσιν, ὡς ζωοποιούμενοι. Ὑπὸ Ἰουδαίων ὡς ἀλλόφυλοι πολεμοῦνται, καὶ ὑπὸ Ἑλλήνων διώκονται· καὶ τὴν αἰτίαν τῆς ἔχθρας εἰπεῖν μισοῦντες οὐκ ἔχουσιν.)*“总而言之,基督徒在此世上,就像灵魂在肉身内。灵魂散布于身体的各肢体,同样基督徒散布于这个世界的各城市里。灵魂住在身体里,却不属于身体:同样基督徒住在世界上却不属于世界。不可见的灵魂被看守在可见的肉身里:同样基督徒被看到居留在世界上;但他们的虔敬却是不可见的。肉身憎恨灵魂,并与它作战,并非因为受到伤害,而是因为灵魂阻止它沉溺享乐;世界憎恨基督徒,并非因为受到伤害,而是因为基督徒反对它享乐。灵魂爱这憎恨它的肉身,也爱肢体:同样基督徒爱那憎恨他们的人一样。灵魂被囚于身体,却维持着身体:同样基督徒好像被囚禁在世界,却维持着全世界。不朽的灵魂住在可朽的帐幕:基督徒寄居在腐朽的世界,期待着天上的不朽。灵魂因饮食受亏待而变得更好:基督徒每日遭受迫害而日益增多。天主把他们安置在这样的位置上,他们不可以要求推辞。”(PG 2, 1175: *Atque ut semel omnia complectar, quod est in corpore anima, hoc sunt in mundo Christiani. Dispersa est per omnia corporis membra anima; et Christiani per mundi civitates (dispersi sunt.) Habitat quidem in corpore anima, sed non est e*

corpore: (sic) et Christiani in mundo habitant, sed e mundo non sunt. Invisibilis anima in visibili corpore, tanquam in præsidio, constituta est: (sic) et Christiani cognoscuntur, dum in mundo commorantur; sed invisibilis est eorum cultus divinus. Odio prosequitur animam caro, et bellum ei movet nulla affecta injuria, quod voluptatibus frui prohibeatur: odio prosequitur et mundus Christianos, nulla affectus injuria, quoniam voluptatibus repugnant. Anima carnem amat, quæ ipsam odit, et (amat) membra: (sic) etiam Christiani amant osores. Inclusa quidem est anima corpore, sed ipsa corpus conservat: (sic) et Christiani detinentur quidem in mundo, tanquam in custodia, sed ipsi mundum conservant. Immortalis anima in mortali tabernaculo habitat: et Christiani illa quæ corruptioni sunt obnoxia tanquam inquilini incolunt, incorruptibilitatem cœlestem exspectantes. Anima, dum cibo et potu male tractatur, fit melior: et dum Christiani suppliciis afficiuntur quotidie, numerus eorum crescit. Deus illos tam insignem tenere locum voluit, quem illi nefas est defugere. PG 2,1176: Ἀπλῶς δ' εἰπεῖν, ὅπερ ἐστὶν ἐν σώματι ψυχὴ, τοῦτ' εἰσὶν ἐν κόσμῳ Χριστιανοί. Ἔσπαρται κατὰ πάντων τῶν τοῦ σώματος μελῶν ἡ ψυχὴ, καὶ Χριστιανοὶ κατὰ τὰς τοῦ κόσμου πόλεις. Οἰκεῖ μὲν ἐν τῷ σώματι ψυχὴ, οὐκ ἔστι δὲ ἐκ τοῦ σώματος· καὶ Χριστιανοὶ ἐν κόσμῳ οἰκοῦσιν, οὐκ εἰσὶ δὲ ἐκ τοῦ κόσμου. Αόρατος ἡ ψυχὴ ἐν ὁρατῷ φρουρεῖται τῷ σώματι· καὶ Χριστιανοὶ γινώσκονται μένοντες ἐν τῷ κόσμῳ, ἀόρατος δὲ αὐτῶν ἡ θεοσέβεια μένει. Μισεῖ τὴν ψυχὴν ἡ σὰρξ, καὶ πολεμεῖ, μηδὲν ἀδικουμένη, διότι ταῖς ἡδοναῖς κωλύεται χρῆσθαι· μισεῖ καὶ Χριστιανοὺς ὁ κόσμος μηδὲν ἀδικούμενος, ὅτι ταῖς ἡδοναῖς ἀντιτάσσονται. Ἡ ψυχὴ τὴν μισοῦσαν ἀγαπᾷ σάρκα, καὶ τὰ μέλη· καὶ Χριστιανοὶ τοὺς μισοῦντας ἀγαπῶσιν. Ἐγκέκλεισται μὲν ἡ ψυχὴ τῷ σώματι, συνέχει δὲ αὐτὸ τὸ σῶμα· καὶ Χριστιανοὶ συνέχουσι τὸν κόσμον. Ἀθάνατος ἡ ψυχὴ ἐν θνητῷ σκηνώματι κατοικεῖ· καὶ Χριστιανοὶ παροικοῦσιν ἐν φθαρτοῖς, τὴν ἐν οὐρανοῖς ἀφθαρσίαν προσδεχόμενοι. Κακουργουμένη σιτίοις καὶ ποτοῖς ἡ ψυχὴ, βελτιοῦται· καὶ Χριστιανοὶ κολαζόμενοι καθ' ἡμέραν, πλεονάζουσι μᾶλλον. Εἰς τοσαύτην αὐτοὺς τάξιν ἔθετο ὁ Θεὸς, ἣν οὐ θεμιτὸν αὐτοῖς παραιτήσασθαι.)

最后是天主的安排和基督的工作(第七至九章)。“没有人看见过祂, 没有人认识祂;但祂显示了自己。祂藉信仰显示自己, 只有相信的人才被允许看见天主, 上主, 万物的创造者天主, 创造万物并按秩序加以安排, 不仅爱人, 而且宽恕。他在过去如此, 现在、将来, 都是如此, 和善, 不动怒, 信实, 唯有祂是善的;祂想到一项伟大而不可言喻的计划, 只向自己的独子分享。当祂将其隐藏在神秘中保留祂的明智计划时, 看起来忽视我们, 并不照顾。在祂通过爱子启示, 并显明祂自始准备的一切之后, 便同时把一切赐给了我们:使我们并享用祂的恩赐, 并看见理解。我们中谁曾预料到呢? 祂已预知在自己中与子一同的经纶。”(PG 2, 1178-1179: ac hominum quisquam neque vidit ipsum, neque aliquam ipsius notitiam habuit; sed ipse seipsum ostendit. Ostendit autem per fidem, cui soli Deum videre concessum est, nam Dominus et opifex omnium Deus, qui omnia fecit et suo quæque ordine disposuit, non solum hominum amator, sed patiens etiam fuit. Sed hic fuit quidem

semper talis, estque, et erit, benignus et bonus, et iræ expers, ac verax, et solus bonus; concepit autem mente aliquid magnum et ineffabile, de quo cum solo Filio communicavit. Quandiu igitur suum prudens consilium in mysterio retinebat, neglectui nos habere, nullamque nostri curam gerere videbatur; at postquam per dilectum Filium revelavit et patefecit quæ jam inde ab initio erant præparata, omnia simul præbuit nobis: et frui suis beneficiis et videre. Quæ quisnam nostrum exspectavisset? Omnia igitur apud se sciebat una cum Filio, economica sua scientia. PG 2, 1177, 1180: ἀνθρώπων δὲ οὐδεὶς οὔτε εἶδεν οὔτε ἐγνώρισεν· αὐτὸς δὲ ἑαυτὸν ἐπέδειξεν. Ἐπέδειξε δὲ διὰ πίστεως· ἡ μόνη Θεὸν ἰδεῖν συγκεχώρηται· ὁ γὰρ Δεσπότης καὶ δημιουργὸς τῶν ὅλων Θεὸς, ὁ ποιήσας τὰ πάντα καὶ κατὰ τάξιν διακρίνας, οὐ μόνον φιλόανθρωπος ἐγένετο, ἀλλὰ καὶ μακρόθυμος. Ἄλλ' οὗτος ἦν μὲν αἰ τοιοῦτος, καὶ ἔστι, καὶ ἔσται, χρηστὸς καὶ ἀγαθὸς καὶ ἀόργητος καὶ ἀληθής· καὶ μόνος ἀγαθὸς ἐστίν· ἐννοήσας δὲ μεγάλην καὶ ἄφραστον ἔννοιαν, ἣν ἐκοινώσατο μόνῳ τῷ παιδί. Ἐν ὧ μὲν οὖν κατεῖχεν ἐν μυστηρίῳ καὶ διετήρει τὴν σοφὴν αὐτοῦ βουλήν, ἀμελεῖν ἡμῶν καὶ ἀφροντιστεῖν ἐδόκει· ἐπεὶ δὲ ἀπεκάλυψε διὰ τοῦ ἀγαπητοῦ παιδὸς, καὶ ἐφάνέρωσε τὰ ἐξ ἀρχῆς ἡτοιμασμένα, πάνθ' ἅμα παρέσχεν ἡμῖν, καὶ μετασχεῖν εὐεργεσιῶν αὐτοῦ, καὶ ἰδεῖν ἦσαι. Τίς ἂν πώποτε προσεδόκησεν ἡμῶν; Πάντ' οὖν ἦδει παρ' ἑαυτῷ σὺν τῷ παιδί οἰκονομικῶς.) “直到先前的特定时间，祂让我们顺从己意，被不定的冲动驱使，被情欲与私欲牵引；这不是因为祂喜欢我们的罪，而是容忍这些；也非祂赞同那个不义的时代，而是要创造对义的心智：为使我们经过那段时间，因自己的行为确认不配生命，而是天主的良善使我们现在与之相配；当我们显明凭己力不能进入天主的国时，因天主的大能将此能力赐给我们。当我们的罪恶满盈，完全显明报应，等待痛苦与死亡时：由天主预定给表现祂良善和大能的时间就来到了，一份慷慨至极的对人的爱，祂不恨我们，不弃绝我们，不记我们的过犯，反而容忍原谅我们；如祂说的祂承担了我们的罪，亲自把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交出，作为我们赎罪的代价；以圣者代替罪人，以无辜者代替恶人，以义者代替不义者，以不朽者代替腐朽者，以不死者代替必死者。除了祂的义还有什么能掩盖我们的罪呢？除了天主独子，还能由何来使不义不虔敬的我们成义呢？多么甜美的交换！多么不可测度的化工！多么出人意料的恩赐！”(PG 2, 1179, 1182: Cæterum usque ad superius tempus sivit nos pro libito incertis motibus agitari, dum a voluptatibus et cupiditatibus transversi raperemur; non quidem quod ullo modo peccatis nostris gauderet, sed ea tolerans; neque illud quo injustitia exercebatur tempus approbans, sed mentem justitiæ creans: ut cum eo tempore convicti essemus e propriis operibus, vita esse indigni, nunc Dei benignitas nos ea dignaretur; et cum manifestum fecissemus, non posse ex eo quod in nobis situm est regnum Dei ingredi, per potentiam Dei nobis id posse daretur. Cum autem ad cumulum malitia nostra pervenisset, et plene manifestum factum foret, mercedem peccati esse supplicium, et mors exspectaretur: advenissetque tempus a Deo præstitutum ad suam deinceps benignitatem ac potentiam declarandam, et quomodo præ immenso quo homines prosequitur amore, nos odio non habuerit, neque rejecerit, neque improbitatis

nostræ memorem se ostenderit, sed patienter eam tulerit ac sustinuerit; ipse peccata nostra suscepit, proprium ipse Filium pretium redemptionis pro nobis dedit, sanctum pro iis qui legem transgressi erant; nihil minus quam malum pro malis, justum pro injustis, corruptionis nescium pro obnoxiiis corruptioni, immortalem pro mortalibus. Quid enim aliud peccata nostra potuit tegere quam ejus justitia? in quo alio nos iniqui et impii justificari possumus quam in solo Dei Filio? O dulcem permutationem! o impervestigabile artificium! o beneficia exspectationem omnem superantia! PG 2, 1180-1181: Μέχρι μὲν οὖν τοῦ πρόσθεν χρόνου εἶασεν ἡμᾶς ὡς ἐβουλόμεθα ἀτάκτοις φοραῖς φέρεσθαι, ἡδοναῖς καὶ ἐπιθυμίαις ἀγομένους· οὐ πάντως ἐφηδόμενος τοῖς ἁμαρτήμασιν ἡμῶν, ἀλλ' ἀνεχόμενος· οὐδὲ τῷ τότε τῆς ἀδικίας καιρῷ συνευδοκῶν, ἀλλὰ τὸν νοῦν τῆς δικαιοσύνης δημιουργῶν· ἵνα ἐν τῷ τότε χρόνῳ ἐλεγχθέντες ἐκ τῶν ἰδίων ἔργων ἀνάξιοι ζωῆς, νῦν ὑπὸ τῆς τοῦ Θεοῦ χρηστότητος ἀξιωθῶμεν· καὶ τὸ καθ' ἑαυτοὺς φανερώσαντες ἀδύνατον εἰσελθεῖν εἰς τὴν βασιλείαν τοῦ Θεοῦ, τῇ δυνάμει τοῦ Θεοῦ δυνατοὶ γενηθῶμεν. Ἐπεὶ δὲ πεπλήρωτο μὲν ἡ ἡμετέρα ἀδικία, καὶ τελείως πεφανέρωτο ὅτι ὁ μισθός.....κόλασις, καὶ θάνατος προσεδοκᾶτο· ἦλθε δὲ ὁ καιρὸς ὃν Θεὸς προέθετο λοιπὸν φανερῶσαι τὴν ἑαυτοῦ χρηστότητα καὶ δύναμιν, ὡς...ὑπερβαλλούσης φιланθρωπίας μία ἀγάπη.....οὐκ ἐμίσησεν ἡμᾶς, οὐδὲ ἀπώσατο, οὐδὲ ἐμνησικάκησεν. Ἀλλὰ ἐμακροθύμησεν, ἠνέσχετο, λέγων αὐτὸς, τὰς ἡμετέρας ἁμαρτίας ἀνεδέξατο· αὐτὸς τὸν ἴδιον Υἱὸν ἀπέδοτο λύτρον ὑπὲρ ἡμῶν, τὸν ἅγιον ὑπὲρ ἀνόμων, τὸν ἄκακὸν ὑπὲρ τῶν κακῶν, τὸν δίκαιον ὑπὲρ τῶν ἀδίκων, τὸν ἄφθαρτον ὑπὲρ τῶν φθαρτῶν, τὸν ἀθάνατον ὑπὲρ τῶν θνητῶν. Τί γὰρ ἄλλο τὰς ἁμαρτίας ἡμῶν ἠδυνήθη καλύψαι ἢ ἐκείνου δικαιοσύνη; ἐν τίνι δικαιωθῆναι δυνατόν τοὺς ἀνόμους ἡμᾶς καὶ ἀσεβεῖς, ἢ ἐν μόνῳ τῷ Υἱῷ τοῦ Θεοῦ; ὧ τῆς γλυκείας ἀνταλλαγῆς, ὧ τῆς ἀνεξιχνιάστου δημιουργίας, ὧ τῶν ἀπροσδοκῆτων εὐεργεργεσιῶν!) 因为天主这样爱人, 教友应在爱德上努力, 成为效法他良善的人, 以信德获得祝福(第十章)。

《致狄奥聂书》的手稿在此中断。第二部分(最后两章)较之前文之续, 更像是一篇较晚时期独立的讲道辞的结尾。作者讲述天主圣言基督的显现来临使人得到恩典, 以明白启示的奥秘而喜乐; 有真知识的人, 必会追求生命, 期待结果。

Presbyteri et diaconi Achaiaē

根据《若望福音》, 伯多禄的兄弟安德肋(Andreas)是第一位被召的宗徒, 所以后世常称他“首召者”(Πρωτόκλητος)。根据教会传统, 五旬节后安德肋在希腊和黑海一带传教。君士坦丁堡教会以他为第一任主教。

罗马帝国时期, 希腊南部由亚该亚(Achaia)行省管辖, 与阿非利加(Africa)行省一样, 其总督一般由资深执政官(proconsul)担任。安德肋宗徒最后便来到此行省传教并建立了教会。大约作于二到三世纪的作品《圣安德肋宗徒殉道书》(*Epistola de Martyrio S. Andreae Apostoli*)便以亚该亚教会长老和执事所作书信的形式, 记录了安德肋宗徒被捕和殉道的经历。

根据此书，安德肋宗徒在现在希腊的帕特雷 (Patræ, Πάτραι, 现代希腊语 Πάτρα) 被捕，资深执政官 Ægeates (Αἰγεάτης) 前往审问。安德肋宗徒拒不放弃信仰，遂被判钉十字架。安德肋宗徒在十字架上继续向围观群众宣讲福音，连续讲了三天三夜，直到第四日方才殉道。

参考文献

在已经讨论的作品之外，尚有托名于赫尔玛的圣贞女 Pudentiana 和 Praxedes 的殉道记

- *Passio Sanctarum virginum Pudentianæ et Praxedis*. (CPL 2224)

本文讨论的克莱孟及其他作家原著，全部来自于 J. P. Migne 神父编辑的

《希腊教父集》(*Patrologia Græca*) 1857 年版第二卷 (PG 2)。另有 1886 年版。

此外亦有较新的文本批判版本 (critical edition)：

《基督教文献》(*Sources Chrétiennes*, SC) 除希腊语原文外，亦有对照法语译文

《前三世纪基督教希腊作家》(*Die griechischen christlichen Schriftsteller der ersten drei Jahrhunderte*, GCS)

在列举作品时已经给出在这些文库中的编号，另有：

I. A. Fabricius, *Codex apocryphus Novi Testamenti*, Hamburgi, 1703 (et iterum 1719)

J. A. Giles, *Codex apocr. N. Test.*, London, 1852

I. B. Cotelerius, *Sanctorum patrum qui temporibus apostolicis floruerunt ... opera edita et inedita ... I*

¹(Parisiis, 1677); ² et ³(Antverpiae, 1698 et 1700); ⁴(Amstelaedami, 1724)

A. Gallandius, *Bibliotheca veterum patrum antiquorumque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II, Venetiis, 1765-1781

A. Schwegler, *Clementis Romani quae feruntur homiliae*, Stuttgartiae, 1847

A. R. M. Dressel, *Clementis Romani quae feruntur homiliae viginti nunc primum integrae*, Gottingae, 1853

C. Tischendorf, *Anecdota sacra et profana*, Lipsiae, 1855 et 1861

P. de Lagarde, *Clementina*, Leipzig, 1865

F. Wieseler apud A. R. M. Dressel, *Clementinorum epitomae duae*, Lipsiae, 1859 et 1873

Βιβλιοθήκη ἐλλήνων πατέρων καὶ ἐκκλησ. συγγραφέων I, Athenis, 1955

A. Turnebus, *Clementis Romani episcopi de rebus gestis peregrinationibus atque concionibus sancti Petri epitome ad Iacobum Hierosolymorum episcopum. Eiusdem Clementis Vita*, Parisiis, 1555

P. Lavrov, *Žitija hersonskih svjatyh v greko-slavjanskoj pismennosti (Pamjatniki hristianskago Hersonesa II)*, Moskva, 1911

O. de Gebhardt - A. Harnack - Th. Zahn, *Patrum Apostolicorum Opera, Fasc. I. Part. ii. Ed. ii, Barnabae epistula graece et latine, Papias quae supersunt, Presbyterorum reliquiae, Vetus Ecclesiae Romanae Symbolum, Epistula ad Diognetum*, Lipsiae, 1878

F. X. Funk, *Patres Apostolici, Volumen I. Editio II adaucta et emendata*, Tubingae, 1901

H. Hemmer - G. Oger - A. Laurent, *Les Pères apostoliques, I. Doctrine des Apôtres, Épître de Barnabé. Texte grec, traduction française, introduction et index* (Textes et documents pour l'étude historique du christianisme, 5). Paris, 1907, 1926²

K. Lake, *The Apostolic Father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Loeb), Volume I. London-Cambridge (Mass.), 1965

F. X. Funk - K. Bihlmeyer, *Die Apostolischen Väter*, Tübingen, 1970

J. B. Lightfoot, *The Apostolic Fathers, revised Texts with short Introductions and English Translations, edited and completed by J. R. Harmer*, London, 1907; reprint Grand Rapids (Michigan), 1970

F. Scorza Barcellona, *Epistola di Barnaba* (Corona Patrum, 1), Torino, 1975
 O. de Gebhardt - A. Harnack - Th. Zahn, *Patrum Apostolicorum Opera, Fasc. III. Hermæ Pastor graece, addita uersione latina recentiore e codice Palatino*, Lipsiae, 1877
 A. Lelong, *Les Pères apostoliques*, IV. *Le pasteur d'Hermas* (Textes et documents pour l'étude historique du christianisme, 16), Paris, 1912
 K. Lake, *The Apostolic Father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Loeb), Volume II. London-Cambridge (Mass.), 1965
 I. C. Th. Otto, *Corpus Apologetarum christianorum saeculi secundi*, III, *Iustinus Philosophus et Martyr, Opera Iustini addubitata*, Ienae, 1879³
 K. Wengst, *Schriften des Urchristentums. II. Didache (Apostellehre). Barnabasbrief. Zweiter Klemensbrief. Schrift an Diognet*, München, 1984
 E. Norelli, *A Diogneto*, Milano, 1991
 E. Norelli, *A Diognète: texte et traduction*, in G. Aragione, E. Norelli, F.G. Nuvolone (edd.). *A Diognète. Visions chrétiennes face à l'empire romain. Actes de la journée d'étude du GSEP du 24 novembre 2007*, Lausanne, 2012
 C.N. Jefford, *The Epistle to Diognetus (with the Fragment of Quadratus)*, Oxford, 2013
 F. Ruggiero, *A Diogneto*, Roma, 2020
 H. G. Meeham, *The Epistle of Diognetus, the Greek Text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Notes*, Manchester, 1949
 H. E. Lona, *An Diognet*, Freiburg, 2001
 B. Vanmaele, *L'église Pudentielle de Rome*, Averbode, 1965

“拉丁教父索引”(Clavis patrum Latinorum, CPL)和“希腊教父索引”(Clavis patrum Graecorum, CPG)对二世纪到八世纪的拉丁希腊教父作品均有编号。

《巴尔纳伯书》、《赫尔玛牧人书》和《致狄奥聂书》分别题为《巴拿巴书信》《黑马牧人书》《致丢格那妥书》收于《使徒教父著作》一书中，由黄锡木主编，高陈宝蟬、邱丹、王碧燕、彭惠敏译，黄锡木、张賂审校，由三联书店出版，收于《基督教文化经典系列》；另外分别题为《巴拿巴書》《黑马牧人傳》和《丟格乃妥書》收于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第一部第一卷《基督教早期文獻選集》一书中。

《巴尔纳伯书》被选入常年期第十八周周日至周三的诵读。
 《致狄奥聂书》被选入将临期十二月十八日和复活期第五周周三的诵读。

本文写作中也参考了以下资料：

《教父学大纲》，上智编译馆，甘兰著，吴应枫译

圣巴尔纳伯圣人传

<https://www.wanyouzhenyuan.cn/index.php?m=saint&code=1112301>

圣玛弟亚宗徒圣人传

<https://www.wanyouzhenyuan.cn/index.php?m=saint&code=1051401>

圣巴尔多禄茂宗徒圣人传

<https://www.wanyouzhenyuan.cn/index.php?m=saint&code=1082401>

Wikipedia Clementine literatura, Cosmic egg, Barnabas, Epistle of Barnabas, Matthias the Apostle, Bartholomew the Apostle, Pope Anacletus, Hermas (freedman), *The Shepherd of Hermas*, Shoulder ángel, *Epistle to Diognetus* 词条